

目錄

前言	1
意外	7
醫院	17
外科手術	23
復元	35
後記	51

©2015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意外

在一個陰暗的冬日清晨，自一輛客貨車駛過，而它的後視鏡碰倒了我，把我拋跌在路旁地上的時刻開始，就有兩件事清晰地留在腦海中。我馬上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條不歸路；我並不知道自己的傷有多重，然而卻悟到某些舊事已經終結了，而一些新的事物，雖然仍未知是甚麼，卻快要冒出來。

我躺臥在交通繁忙的路邊，大聲呼叫求救，就在被撞那一刻，我已經知道，這一次並非純屬意外。過後，我還清楚看出，整件事是多麼可意料到的，又有着意義的，並且是奧妙地安排好的。在那一刻，我主要關心的是幫手會否到來，但是，就在我臥在路旁當兒，我意會到某些異常「好」的事正在發生。

那個星期十分忙，充塞着瑣碎工夫，沒甚麼是特別重要的，卻用盡了我每個小時，令我相當困倦，還有點兒煩躁，我似乎找不着丁點兒空間去與自己心靈深處的源頭接觸。不過，有一件事是例外的，就是我受託去幫助仕富，每天早晨照料他上

All Rights Reserved

學。仕富是個十四歲華裔男孩子，嚴重傷殘。平日是拿單和拓德照顧仕富的，但他們去了退修會，所以我欣然答應代替他們工作。其實，我慶幸有機會接觸仕富。仕富雖雙目失明，不會說話，不能行走，身體嚴重畸型。然而他充滿了生命力，充滿了愛，以致與他一起時，我反而得着幫助，接觸到那使生命如許滋潤的事物。替他洗澡、刷牙、梳頭髮，又在他摸索着用調羹放食物進口時，帶一帶他的手，這一切都營造了一股安全的親切感、一份寧謐的聯繫、一刻真實的平和——差不多像默想的時間。星期一、二、三，一連三天早上，我已經和他照着他日常生活規則度過，而我期待着再與他共處。

仕富住在烈治蒙山 (Richmond Hill) 市中心一家所謂「隅舍」(Corner House)，離我住處只有五分鐘車程。那個星期四清晨，我很早起來，憑窗外望，但見地面結了一層閃亮的冰。明顯地，實在不可能從屋子駕駛半英里路車到楊街 (Yonge Street) 去。

那條泥巴路如今只宜溜冰，不宜駕駛，駕車只會駛進溝裏去。

正要出門之際，我的友人，素，剛好正要祈禱，她向我說：「不要駕車去了，簡直沒可能。」我說：「不，不，我走路去。現在只是六點鐘，我會輕易地在七點前到達那裏。」素回答說：「亨利，不要去。太過分了！掛個電話去隅舍吧，他們會替仕富想辦法的。」那一刻，我十分抗拒要我放棄這份心愛的差事。素再說：「別去了。」但我堅持着：「我做得來的，一定的。」於是我便出門，開始在蓋着冰的路上，拖着腳步走向楊街。路很難走，我曾滑倒一次，整個人仆跌在地上。不過，我一路向自己說：「繼續前進，你會去到的，不要讓一點兒冰雪成爲阻礙。」到了那時，我不再純粹是因着服侍，而是因着一股想表現自己足以完成一件小事的欲望，加上一個更強的欲望——最少在這星期不要讓別人搶去仕富，而竭力向前。

走到楊街，原來花了十五分鐘。過了馬路，走

All Rights Reserved

到另一邊後，便開始向南朝烈治蒙山走。走着走着，漸覺十分不安，因車輛如流水疾馳而過。雖然馬路看來沒有結冰，但是馬路旁的路肩 (shoulders) 仍然十分危險。一路上，我不時被絆倒，每每差點兒便跌在地上。當我到達一個加油站時，原來已過了六時半，心知一定不能在七時抵達隅舍的了。

就在那一刻，一輛載着兩個人的小型貨車剛好駛進油站來。我決定向他們求助。我敲敲貨車窗，坐在裏面的人搖下車窗時，我說：「早。可否載我一程出市中心去呢？我必須在七點前到那裏，但路肩上結滿了冰，我恐怕走路一定趕不上，但車子三分鐘便可到了。」駕車的人靠過來向我說：「不，我們幫不了你，我們剛來到開鋪，沒有時間。」我決定再試一次：「慢着，只是幾分鐘吧了。走在鋪滿了冰的路上，我真有點怕。請你們幫個忙吧！不會阻你們太多時間的。」但是，答案仍是一樣：「很抱歉，我們沒有時間。」我開始感到怒火上升，還有一股莫名的欲望，想要勉強兩人載我一程。於是我

說：「我真的一定要趕到那裏的（我用手指着那裏，你們看到那教堂的鐘樓吧？如果你們不幫我，便去不到的了，現在這裏又沒有別人需要你們。」駕車的人開始把貨車倒後駛進停車處，他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沒時間，要開鋪了。」此時，另一人搖高車窗，不理會我。突然間，我感到非常憤怒，這兩個陌生人成爲了我的敵人。我感到一陣憤慨，是的，甚至是狂怒，從我裏面一處深沈黑暗之處湧起。我被人誤會了、推到一旁、拒絕了、遺棄了，類似棄兒的感受漫過我身。轉身上路，沿着路肩走，我明知應小心，但卻沒有。我舉步爲艱前行，身旁一輛又一輛汽車亮着眩目的車前燈疾駛而過。此際，我決心要準時到達，我要讓那兩個人看到，沒有他們我也可以做得到，我其實並不需要他們，還有其他人會比他們更有愛心，而且，歸根究柢，我是對的，他們是錯的。

走向交通要道後，我面向迎面而來的車前燈，舉起右手，指向烈治蒙山市區。一輛又一輛車子從

晨霧中出現，不顧而去。當想及這些男女，舒適地駕駛着空車上班去，我非常惱怒，開始猜想，為何好像沒有人注意到我，也沒有人想停下來載我一小段路——那是我極需要的。那兩個敵人已化成無數的人。

一個模稜兩可的意念盤據在我心中。一方面，心中清楚明白，處於此時此地，期望路過的駕車人士見到我，體會到我需要幫忙，然後停下來，載我出市區，簡直是不切實際的，倘若在這個冰封的清晨六時半駕車上班的是我，肯定也無能為力。縱使如此，另一方面，心內同時還存着激憤，愈來愈覺得被人家拒棄，內心在尖喊着：「為甚麼你們全都一駛而過，漠視我的請求，讓我孤零零的留在路旁？」我洞悉到自己期望的荒謬，然而這個洞察，跟那奇異的憤怒，卻彼此縱橫糾纏着。

終於，我認定到達隅舍的惟一途徑便是步行，此時，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，我已無法在七點前到達仕富那裏。我因而既惱怒，又困惑，亦緊張不

安，更感到非常非常愚魯，就此直奔楊街。我聽到素的說話：「亨利，太過分了……」

然後，意外發生了：有某樣物件碰倒我、一陣莫名而陰沈的聲音通過全身、背後劇痛、搖搖晃晃、摔倒在路旁、試着呼喊。我發覺自己在想：「撞倒我的司機有沒有留意到我呢？抑或他若無其事駛離了？」但是，另一個更深更强的意念湧出來：「一切都改變了，我的計劃再也不算得是甚麼一回事了。真可怕，真痛……然而，也可能是非常好的。」素的話仍在：「太過分了，真的太過分了。」隨後，甚麼也沒有了，只剩下我一個……無助地躺在路旁。那無能為力的感覺、完全失了控制的感受，並沒有嚇怕我。我覺得好像有一隻強壯的手截停了我，強逼我進到某種必要的降服境地。

躺在那處時，我曾經嘗試引起加油站那兩個工人的注意，然而，他們實在太遠了，根本沒可能留意到我。跟着，大出意料之外，一個青年人向我奔來。他彎腰對我說：「你受了傷，讓我來幫你

All Rights Reserved

吧。」他的聲調十分柔和友善，有若守護天使。「一定是駛過的車子碰倒了我，」我說：「我甚至不知道司機可有察覺。」「那人就是我，」他回答說：「我右面的鏡子碰倒了你，我停了車來幫你……你能站起來嗎？」「可以，我想我能，」我說，仗着他的幫忙，站了起來。「小心，」他提醒說：「要十分小心。」我們一起走向加油站。「我叫亨利，」我說。「我叫莊，」他回答說，「讓我替你召救護車來。」我們走進加油站，莊扶我坐到椅子上，便抓起電話。那兩個加油站服務員站在遠處觀望，但沒有說甚麼。過了一會兒，莊有點不耐煩。「救護站電話總是不通，我還是自己載你去約克中央醫院好了。」他去把貨車駛過來時，我掛了個電話給素，告訴她一切。不多時，我們已在路上，望出右面窗外，看着那面扭曲了的鏡子，我才知道自己給撞得多厲害。明顯地，莊受驚不淺。他問道：「你為甚麼站在馬路邊呢？」我不想解釋太多，只說：「我是個神父，住在為弱智人士而設的團體裏，我正在前往團

體的一所宿舍工作。」他帶着顯著的、震驚的聲音說：「啊，我的天，我撞倒了一位神父。噢，我的天哪！」我喜歡莊，還試着安慰他一下：「我真的感激你送我去醫院，待我好一點時，你一定要來看看我們的團體。」「好的，我也想看看。」他說，然而，他的思想已經飛到不知哪裏去了。

